



璞石无光，岁月有情

以石比德，当下我们如何赏石

◆ 石建邦

我曾结交的两位藏石家，姜雷先生是传统赏石的一个代表，凝聚了数十年两代人的心血积累。他的藏石，品种多样，面貌各异，然均由前人旧家递藏而来，可谓流传有绪。丁文父先生原是中国古典赏石研究的先行者，但近年来，他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，大胆提出赏石也要“向前看”的观点，向传统开刀。两位收藏家收藏观异中有同，继承中有生发，对于我们如何重新审视传统文化，或有借鉴。

底座里的上古遗风

“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……”

这首传诵千古的名诗写于山东，也许可以看作人类赏石爱石崇拜石头的最好注释。青岛拨云轩主人姜玉君、姜雷两代人精心蒐集古典赏石珍藏，可以说，即为对传统的映照。

姜玉君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，是吴冠中为数不多的早年学生。说到古典赏石的收藏，姜先生说这其实和他当年在美院的学习生活，和老先生们的交往，耳濡目染，关系很大。上世纪 80 年代末，公派去美国学习考察，住在纽约很长一段时间。业余时间，他跑遍各大美术馆、博物馆，如饥似渴地学习欣赏古今中外如烟似海的艺术品。这份海外阅历，促使姜先生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中国日有的东西。

姜先生收藏古典赏石，他牢牢把握两个准则，首先，东西必须要完美无缺，不能是残次品；其次，石头之外，必须要有原配的老座子。这两条缺一不可。姜先生只收藏老石头，这里所谓的老和旧，是指它很早就被前人把玩、欣赏和收藏过，而不是刚刚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原生石，新旧的分别就在这里。所以，座子的新旧倒成为判别石头老不老的主要手段。我很佩服姜先生这两条收藏标准。眼光好，懂得克制，大凡优秀成功的收藏家，两者缺一不可。

拨云轩赏石的一个特点是石头的品种多，除常见的太湖、灵璧、英石等大宗外，还有崂山石、青州石以及一些不知名的石种，有待于专家的进一步确定考证。另一大特点是赏

中国历来有赏石爱石的传统，古典园林建筑有“立石”，书斋清供则有“供石”，赏石是文人雅士经久不衰的一种风尚，寄寓了国人特有的自然观和宇宙观。

早在宋代，苏轼、黄庭坚和米芾等文人就以爱石闻名，“米芾拜石”的故事为后人争相传颂。国人拜石，皆因以石比德，石德即仁德，沉静淡泊，不哗众取宠，坚硬顽强，宁碎不弯，胸怀锦绣，不言自重，可以说，石头所具有的优秀品格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。

——编者

石的座子花式很丰富，粗分就有苏作、粤作、京作和鲁作四大类。苏作精细整伤，粤作花哨玲珑。京作也即宫廷作，则显得高贵华美。我在姜府寓目的那些鲁作底座，拙朴大气，浑然高古，让我大开眼界，江南地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风尚。这里不妨多说几句。

初看这样的鲁作风格，我们开始误以为是当初那些山东工匠的手艺粗糙，甚至有“偷工减料”之嫌，和苏作、粤作之精工细巧没法比。但审视摩挲良久，我似若有所悟。看到这些鲁作座子大多模仿明式家具风格中的供桌样式，简洁明快。我不禁想到，山东泰山乃中国最尊崇之山，它又名岱宗。陈从周说，“岱者代也，东方万物之始交代之处，为群岳之长。”历代帝王登临泰山封禅祭祀，“表面上是祭天，实际上是告民”，它是国家统一，民族团结和社会繁荣的象征。再联想到山东特有的泰山石敢当，以及蓬莱仙境等等崇拜，我突然领悟到，这些鲁座山子，其实不是用来做艺术欣赏的，或者说审美是其次的，最主要的它承载着一种供奉的功用，是一种敬畏天地的崇拜之物。正是存在着这样一种类似宗教意味的石头崇拜，所以这些石头首先不是艺术品，主要初衷不是被人用来把玩欣赏的，是放在供桌上让人尊敬礼拜的，因此它的座子也就用不着四面修饰。大朴不雕，也许这正是这些鲁作座子高妙的地方。

齐鲁大地，从来就是礼仪之邦，孔孟之道流芳百世，儒教深入人心。即便是这些古人留下的石头和座子，也让我们接触到浓浓的上古遗风，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好课题。

赏石也在不断尝新

丁文父先生在中国赏石圈很有名，曾在古典赏石研究方面作出过许多开创性的贡献。比如他的几部著作，《御园赏石》（2000 年）和《中国古代赏石》（2002 年）还有稍后的《石盆雅趣》（2010 年）等专著，直到现在，仍是洛阳纸贵，风靡石界。

丁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系高材生，他一直就是位好学敏求的学者型收藏家，对许多门类的古器物均有浓厚的兴趣，精深的研究。但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，丁先生并不因此沾沾自喜，固步自封。这些年来，他站在全球文化的视野高度，重新思考中国赏石文化中一些至为关键的问题。其中一个问题就是：一千多年以来，我们的赏石传统和审美习惯，特别尊崇石头外形的“纯天然成”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即使对石头形态作人为的修整，也往往要依据“天然”为第一法则，刻意地去除人为的痕迹，竭力要做得“宛若天成”，天衣无缝。

这固然无关对错，但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一下？“为什么‘人为’不可以向着‘非自然’的方向努力？为什么‘人为’不可以‘以变其美’？为什么‘人为’不能改变自然造化？造物固然可以为师，但千百年来为什么我们总是要‘师法自然’或者至今仍止步于‘师法自然’呢？”多年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他，一时找不到满意的答案。赏石要“向前看”，路在何方？尤其当丁先生在西方生活了许多年，对西方美术的发展历史有了相当认识，特别对罗丹、

亨利·摩尔和赫普沃斯等雕塑大师的创作理念有了深入的了解后，他开始进一步诘问自己：“小说可以换个写法，音乐可以换个谱法，戏剧可以换个编法，绘画可以换个画法。为什么赏石不可以换个‘作’法？”

事实胜于雄辩，只有作品能证明一切。落实到具体的创作方法上，丁先生大刀阔斧，直截了当，采用简洁的“一刀”，将赏石切开，呈现出一个全新的线面关系和空间结构，将顽石从自然之物蜕变升华为艺术之物，从而赋予更多的精神内蕴。这一刀，意味深长。

《千年之石，只欠一刀》系列直接使用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中国赏石，每个大小从十几厘米到六七十厘米不等，姿态纷呈。计有太湖石三块，灵璧石十五块，灵璧石中还有一块比较少见的黄灵璧。突破千年审美桎梏，将这些赏石大胆“开刀”后，既让它们各自形成无法预料的块面和空间关系，又让作品本身宣告现代和传统的决裂，充满现代精神光华。

一刀制胜，其实真正做起来是不是有很多难度呢？我曾问丁先生。

丁老说，确实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产生，开始时怎么切，什么角度，切开会是什么样子，都是问题。而且，石头又这么重，虽然有工人帮助制作，但全程都要自己拿主意，做决定，做选择。在具体切割制作的过程中，切坏了很多，一次次失败，可以说大半以上是废品。后来渐渐有了些经验，也常常有一些惊喜发生。比如那块最大的黄灵璧，开始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一刀下去，切开来，发现里面竟有那么复杂曲折的结构和块面关系。

如果从更大的层面来看，丁文父的这些作品，令人联想起现代艺术史上杜尚的作品“小便池”，联想起意大利画家封塔纳在画布上的锋利“一刀”，在当代文化艺术界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。丁老由学者向艺术家的大胆“转身”，魄力之外更多的是基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，和对中西方文化异同的深刻认识，还有他那大胆创新的精神，这一点尤其让人钦佩。